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温河不飲

永嘉文選

三冊

民心難以小惠劫之

嘗觀孟子之言至於鄒與魯閔有司死焉而民莫之救孟子以爲凶年不發倉廩以賑之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而孟子又以爲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弗恤桓公固有愧也飢而恤之惠王猶無取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爲者誠非也迫而爲之而不及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先王之治責梁之及民則



未矣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愛天下者無窮而見於恤天下者則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窮之屯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其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於此夫其形見在於一日而天下之吾戴者則非其形見之日也

魯侯弗奪於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劌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夫

02576

衣食之利私也而魯侯子產割以與之豈不爲美哉而曹
劓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則小者吾固知其不足
以動人也

以離人出

孟子于不之言也

公舍之味... 運為



公館

人主當固結人心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德宗在奉天嘗遣人諜賊寒而請袴求不能得憫然而遣之士亦竟爲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用人不能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敵而不以爲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接之則詫然以爲已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爲能動人彼其軍旅

之賤而得拊勞之勤固已不啻純綿之温而奔走之卒領
吾君憫然之意亦已踰於吾袴之賜人主之於天下又焉
用汲汲於財而後可以用哉艱難多事之時一言足以感
動人心而固結之况天下無事之際苟能愛養存恤撫之
以德發之以政輔之以仁則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
何也故其國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
攻則人心之固結而已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物之以順至者必當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劔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甘而不見其毒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爲於天下蓋不可以不知此夫小人之得君也將欲移其權柄而迷其耳目則有聲色貨利

以啗之甘言異語以順之射獵歌舞以娛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俟其所歸有可愛也則徇之以爲歡有可懼也則寢之以爲安其意凡此者皆所以瞽其君而蠱其心術也而人君不能以逆觀之而樂其順矣豢於其說而穿於其術中而莫之辨夫是以姦欺之患生不幾於危亡則不悔若夫忠臣義士則不然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射獵歌舞之娛則禁而抑之聲色貨利之欲則諫而止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願爲者則顧從而強之

其說雖逆其理實順人君有能以順而觀今之逆以逆而觀前之順則天下可以常治而無亂矣昔者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申侯伯與吾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唐明皇謂左右曰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夫共王之所謂吾終無得明皇之所謂我不安寢其能以逆而觀順者歟

襄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

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

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人臣進忠於其君必因其所明而後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其蔽者其闇也其通者其明也因其明處而告求信則易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明處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其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之人有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子房之於漢是也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眾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

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
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
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攻其蔽
與就其明之異耳趙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
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旣曰蔽矣其能聽乎愛
其子而使之富貴長久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
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在易坎之六四
曰納約自牖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二

子之言其知坎之六四與

溫州府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竹

公

德

不

如

温

知

永嘉文選

救弊毋爲目前之計

人有居於河瀕者一旦水至徬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毀室徙薪四塞之有家人失火者倉皇卒迫乃舉其所有之金帛器皿投之烈焰而撲之然是人也能解目前焚溺之患而退有失所焚溺之憂前患方去而後患繼生則以其一時苟且不思而爲目前之計故也弊之在天下固不可以不救也然吾觀自古君臣之救弊往往舊弊未除新弊復作者無乃蹈於焚溺之失乎趙廣漢之治潁川也惡其

俗之朋設鉅筭以招訐訟行詭譎以起怨讎務使其民爲
不朋而已不知朋黨之禍去而告訐之禍復生也唐明皇
之討安史也知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於是倚功於節度
結援於回紇之禍復作也汲汲於救一時之弊而不爲安
全經久之計禍患之相仍吾亦不知其所終矣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永嘉文選

七三二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也仰觀乎天夏澇而秋旱俯察乎地
邛夷而淵實在天地猶不能兩全其所不可全之利而况
於人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故欲生而毋望乎義
欲義而毋愛其生二者不可以得兼全也爲富不仁矣爲
仁不富矣故欲富則不必言仁欲仁則不必言富兩者不
能以俱大也事之不能以兩全類皆如此昔者嘗怪宋襄
公泓之戰而欲不重傷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勅者皆吾

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惡重傷則如勿傷夫既欲殺敵又欲不重傷是襄公欲全其不可全也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願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民也民苟利矣遷也夫既欲利民又欲利君是邾人欲全其所不可全也是以賢君之有爲於天下將以便民則不敢求以便己將以裕民則不敢求以裕國以民與國國可以後也勢有所不能全也哺一雀而十蟲損愛一牛而一羊死既欲便民又

欲便已既欲裕民又欲裕國雖聖人有不能矣

溫州府

嘉慶
嘉慶
嘉慶
嘉慶
嘉慶

卷

四

通

卷四
通

七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方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立常平法糴三輔近郡粟以給京師歲省關東漕六十三萬人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糴當時民皆便之壽昌至爵爲通侯而蕭望之乃非之元帝時在位諸儒又非之併與鹽鉄願罷以爲毋與民爭利元帝亦聽用其說終漢之世不行一常平也壽昌旣以便民而望之諸儒乃以爲與民爭利愚於此未嘗不竊疑之及爲之反復其故而叅

嘉慶
嘉慶
嘉慶

三

之以當世之變然後始知望之諸儒之議非爲迂闊而不切事功者蓋君子之於天下法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事固有利在一時而害在萬世者彼常平之法大抵利於豐稔而不便於荒歉之歲而神爵五鳳間穀石五錢縣官常增價而糴之豈不便於民及元帝卽位穀石乃至三百餘豐凶之不常如此而官吏奉行所謂增價損價安保其必如壽昌禹貢之法在禹行之則善其後也莫不善於貢矣蓋禹雖立爲九等然有所謂錯出者故能無害後世

執之以爲常不復知所除則其病民爲始甚今使縣官與民爲市儻非賢官吏大率皆知責其所入之多所給之直未暇問也就使增價而糴亦有其名耳給直不時使民訴而得之往往得一而費二所增何補望之之說曰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望之之非壽昌不在是也曰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愚獨謂此語最爲得之側聞國朝熙寧中司馬溫公論青苗之弊因曰太宗皇帝平河東立和糴法

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
糴不解遂爲河東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
也望之之意得無與溫公類乎

臣嘗直二萬萬給商種果之如器至旱歲以辦其災望之
而書之於書曰一而費之而會同縣望之之第曰樂官欲
未聞聞也故對會而縣也官其各耳餘直不却對矣
是欲而黨非實官吏大率皆以責其視人之文也視餘之直
而之以爲常不貶賦視剝削其誠另爲故其令對職官與

嘉慶文選
嘉慶文選
嘉慶文選

致治非難保治爲難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爲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爲學爲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爲忠爲人主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術而爲政上之所以焦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

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於逸樂中外相
忘於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
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愚不暇遠引旁取姑取春秋齊
桓公之事以言之齊侯自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至僖九
年會於葵丘衣裳之會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會至
十六年會於淮兵車之會凡四也齊侯圖伯之心亦勤矣
然方召陵之師未舉也貫澤之會齊侯不以伯主之尊而
與江黃之微者盟其汲汲於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召陵

之師旣舉而齊侯向日之心始荒矣陳大夫一謀不協其
身見執其國見伐黃人被兵守城更厯三時告命已至而
援師不出意驕於葵邱之盟禮失於陽谷之會狄入王畿
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諸侯不行是以狄人窺伺中國今
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敢於病杞而不忌聖人謹而書
之以誌其侈心之動而伯業之始衰也故嘗以謂齊之伯
成於召陵而亦敗於召陵使桓公返自召陵之後而不忘
前日貫澤之會則夷狄之畏服而中國之尊安甯有旣乎

有嘉文選
有嘉文選
有嘉文選

以桓公之事而論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不足
憂已治已安之為可憂也

卷之三

平封商開中... 而不論對大夫... 然响不出... 其四原對黃人... 之強... 而... 日之小... 大夫一... 其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牡飴一也而或以養老或以黏牡善惡唯其所用也宋人
不龜手而泝澠統吳人得其方而裂地封侯不龜手之藥
一也而或以封侯或以泝澠統小大唯其所用也法之在
天下亦然常平之法古人用之便民後世則以是而取利
薦舉之法古人以是而進善後世則以是而招權豈惟二
者而已哉凡今之法亦莫不然曰銓選也堂除也法之見

於吏者然也曰鄉兵也差役也法之見於民者然也學校
貢舉之法見於士屯營府衛之法見於兵是數者法之孰
爲美孰爲惡孰爲小孰爲大此惟人所用爾用之美則美
用之惡則惡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譬之雨露之在天
梧櫚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譬之財貨
之在人賢者用之以養其身小人用之以喪其生豈有美
惡小大之辯哉顧人不能無美惡小大之異耳昔蘇文忠
公通守錢塘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

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嗚呼以不便
民之法而善用之者猶足以安民况於法之果便者乎
夫子以詩禮爲過庭之訓而或者用之以發冢詩禮豈發
冢之資乎焦延壽專精於易而京房得之以殺身易豈殺
身之具乎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
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以漑田則善用之以灌
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

禮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	---------	---------	---------	---------	---------	---------	---------	---------	---------

禮記卷之五十五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堯舜之遜遜也子噲之遜亦遜也夷齊之廉廉也仲子之廉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仁義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亦仁義也然堯之遜夷齊之廉湯武之仁義當時行之則見其利後世行之則大其美至於子噲之遜仲子之廉偃王宋襄之仁義當時無所利後世亦無所美固豈以成敗論人物耶是不然堯舜湯武之君夷齊之臣其心純於爲道子噲仲子偃王宋襄公之徒其心純於爲名爲道則率

齊書卷之九

七

性而安行至誠而不息爲名則非出於其性非本於其誠
勉強矯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雖同其用心則異
矣故夫君子之論人要觀其心術不當卽其行事王衍之
不言利與孟軻同桑宏羊之言利與劉晏同宏羊之均輸
卽太公九府之遺意

心術與同心術明矣

才與法合不患其密

引繩以正直欲去繩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棄
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
何者直與繩合則不知有繩妍與鑑合則不知有鑑才與
法合則亦不知有法愈密者則使愈見其寬愈難矣則使
愈見其易今世賢良之選欲試以竒篇奧帙而議者每懼
賢良之沮格進士之舉欲試以經術詞章而議者每病進
士之難兼吏部之銓量欲試以身言書判而議者每慮選

舉之苛碎此愚所未喻也魯之儒者舉國哀公下令而儒
服者一人竊意其下令之初魯國皆懼而一人之真儒固
自若也齊之吹竽三百人齊君好別吹之而東郭遁去竊
意其別吹之初東郭自懼而其餘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同音直與縣合限不吹
論者必其不飛也
以舉賢與俗類去者必其不賢也
以直為去縣者必其不自也
持論以原形而論
本與者合不慮其

不以適然而廢常然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四凶之姦天下之大惡也舜不以四凶之惡而不舉元凱者以四凶爲適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變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變而不封懿親者以管蔡爲適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與甯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揅

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
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
貳上無承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
昔者嘗怪西漢七國之變而擯斥同姓作左官之律設附
益之法惟得衣食租稅不爲士民所尊則是以七國之適
然而廢親親之常然也光武以新室之禍而不假宰相以
權以吏事責三公而以司隸校尉督察之則是以新室之
適然而廢公卿之常然也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臧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則
是以二儒之適然而廢用儒之常然也蓋世有耕田而以
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爲耕田之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
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廢此哉

亦嘉一之進

亦嘉一之進

亦嘉一之進

田之不可觀也二事也夫所以然而然也

其味雖人皆近皆以爲特田之可觀夫味人之可觀與味

是以三謂之滋然而氣田需之常然也蓋甘育味田而以

是以支錄登博辭以觀娘而帝心故誤不貲奇封文四明



亦嘉一之進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論天下之事出於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氣二曰意三曰
心祖龍之師併六強國項羽之兵破五諸侯者氣也和緩
之醫不論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者意也郢人之斤運
若成風梓慶之鑿見猶鬼神者心也

卷之三

三

三

昔如風林曳之翰

之醫不論老少曹

亦斷請之調并

論天不之傳出

事可出效法

善念無力則爲惡勝

楚之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
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魯隱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之
不從及其卒也則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一等夫共王旣愛管蘇之道義是固知其爲賢者矣而
反不安之何也隱公旣以厚葬報僖伯是固知其忠諫矣
而反不從之何也蓋人君當使氣聽命於心不當使心聽
命於氣氣聽命於心則心有所爲氣不得而遏之心聽命

於氣則氣有所向心亦不得而禁之人君豈不樂安存而惡危亡好理義而恥過失惟其一心之力不能以御氣之悍故心知其爲善矣而制於氣而不能行心見其爲賢矣而制於氣而不能用嗟夫此漢武帝唐明皇之所以不克其終也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是言也實出於武帝之口則帝非不知刑之所不當用也而罔密文峻窮治刻骨愚以爲此非武帝之心武帝之氣使然也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是言也實出於明皇之口

則帝非不知休之爲賢也而不終歲而逐之至於知林甫
之妬賢疾能則相之終其身愚以爲此非明皇之心明皇
之氣使然也心勝氣則心爲主氣勝心則氣爲主此二君
之天資卓絕豈有明知其不善而犯之蓋其善念無力而
惡念爲之日勝故其心有不能以自立也然則如之何曰
大人君子苟能於此進格心之說使之以志御氣以禮制
欲以道勝情涵養旣久鍛鍊旣熟則尊所聞行所知庶幾
可以次舉矣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心

心

心

心

心

夫人心者天之靈也... 志念為之曰靈... 天之資卓然豈有間昧... 心之靈也... 天之資卓然豈有間昧... 心之靈也... 天之資卓然豈有間昧... 心之靈也...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其詞絲繆其詞裝傾不香年圖甘

昔者嘗觀漢文帝卽位之初朝而問宰相勃曰天下一歲
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而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也以問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稱善勃竟慚而免相愚讀史至
此切知文帝之用人未嘗不謹於能否之辨及觀張釋之
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文帝欲拜嗇夫爲上林令以釋

之一言而遽止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與周勃之不能對一也虎圈嗇夫之能對與陳平之能對亦一也今也周勃以不能對而見罷而上林尉無所責陳平以能對而見稱而嗇夫無所賞豈文帝至此而悞耶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夫人主之有爲於天下其紀綱不可不存也紀綱之所繫雖一階一級之若可輕竒材異能之若可喜吾不以其所輕者而畀其可喜以其所輕而畀其所喜其始雖若未甚害至於考其所終稽其所弊則下者爭圖其

上言者競出於其位而紀綱之始大壞也彼決獄錢穀之
數一相知之一相不知之則去一而取一誠未害也若夫
上林尉之不能對而嗇夫越職而對文帝亦越而遷之則
凡有材者思奮其材辯者思逞其辯卑者欲踰尊疏者欲
踰戚所謂圖上出位之風始不可遏矣故吾甯屈天下之
材而不敢不存國家之紀綱元成以來雖無足道然猶能
世守漢之家法方元帝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爲御
史大夫朱雲之忠誠可以大用也然一守丞之微非可以

新嘉坡選

三

三

薦御史大夫者下輕其上爵賤人置柄臣則大綱小紀之
所在必於此而壞矣匡衡所謂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
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其知紀綱之說歟其
得釋之之遺意歟

以有林杏思當其林林
主林操之不逾博而簡夫
理一林賦之一賦不賦之
土官皆競出欽其出而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天下之患每大於不量其學力之所至而妄施之夫使之皆得量其力之所至而無過於其望則疑忌怠惰而無志孰知夫天下之事其爲之蹇淺而無成致之疎魯而多敗者其患又自夫不量力者來歟管仲之相齊固知力之可以周旋於齊也過此者吾力之所不及也彼其縱聲色逸子女世皆譏之而不知非仲力之所及也子產之相鄭也固知吾力可以從容於鄭也過此者吾之所不能辦也彼

其鑄刑書不能定遷世皆譏之而不知非產之所及也夫使去聲色撤子女而又能不以邪而間賢與不爲刑辟能定遷而又能措國於無事夫豈不善則亦先王之政也二子其難之獨何歟夫固曰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學不足以充之而強摠之以就事吁其危哉古之君子其以志而加諸事以身而任諸人所以爲而成動而無曠敗不滿之處者惟其度吾力之所至而計其後之所成而後爲之則爲之時與成之日皆可以遂逆知其所爲而無後悔

無李廣之才則省文書擊刁斗莫若爲程不識無孔門高
弟之才則學詩學禮莫若爲伯魚有烏獲之力弛而不用
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則死
矣

				突	<p>賊盜而三縣之開盜賊之突無息難之穴幾盜而幾限</p>	<p>保之木限擊精學斷莫苦為由魚首魚難之穴明而不</p>	<p>無幸歎之木限會文書筆以半莫苦欲跡不難難不門</p>
--	--	--	--	---	------------------------------	------------------------------	------------------------------

兒

兒

不可爲而爲之則凶

人皆曰士君子立人之朝有犯無隱緘其謀而不泄遯其
才而不耀避世者之爲也而謂人臣可以爲乎哉嗟夫人
臣固不可以爲此也然而事固有不可得而爲者冒而爲
之則亦自禍而已故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爲而爲可
爲而不爲者次也霍將軍用事田千秋爲丞相事事決於
光光爲言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
爲宣帝躬親萬幾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幕

府長史有譏其不進士者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之進耶且千秋豈不知事者安世
亦豈不樂收進賢之美譽也哉蓋分霍光之權以逞其才
者爭之端而嫌隙之所以開犯宣帝之所忌吾見其身之
殆而無益於國也在易之坤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象曰
括囊无咎謹不害也當霍光宣帝之時二子而不括囊其
不危哉

不曰爲而爲之

士皆志立人之公卿無劍錄其精而不斷其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易至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象曰六二之動
直以方也夫六二其才則柔其德則中其性則順其居則
正宜若偷懦畏遜而不足與有爲矣然其動也內直而不
撓外方而不諛而足以立天下之大功是果何爲而然耶
蓋天下之理強不立於強而立於弱勇不成於勇而成於
怯大風起於木炎炎之火不生於陽而生於陰彼六二之
體以中而養柔以正而養順其養如此其發固如此所謂

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而中者也是故眞忠立於舒徐至忍
生於卑遜赫然發憤躬戎服而御鞍馬者見於清淨元默
之主絳衣大冠見大敵而勇者亦謹厚柔順者爲之嗚呼
孰謂夫斂形不張而退然如怯者非大勇之所在乎豈惟
人君之養勇者如此惟臣亦然趙文子其身退然如不勝衣
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餘人
生不私其家死不屬其子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卒爲帝者
師段太尉俛首拱手言氣卑弱笏擊朱泚英烈與秋霜爭

嚴故天下之人不足以形窺也自今觀文帝光武之君趙
文子張子房段太尉諸臣必謂其委靡怯懦不足與集事
而大功業一旦勃然而爲之人果可以形窺哉

然

不

也

不

由大收策一旦降然而何之人果可以沃巖時

交于幾于氣對太極前因心簡其委頓出辭不與與事

則對天下之人不與以沃巖也自今購文帝出短之極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亦無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協情通則無乖阻意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權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至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入阡陌勞來勸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而其色溫然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戀

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無事之
時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其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昔
嘗讀詩而至於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愛相親愷
悌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於耜四之日
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繁
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爲未也又曰七月鳴鵙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四月秀夔五月
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爲公子

裘織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愛其身而愛其吏者如此當時爲吏者優游泮渙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勤樸謹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所慕悅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禁乎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平居吏之視民惴惴如視其仇讐民亦得間以肆其忿以毒吏蓋至於秦始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驚慘毒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

廣之變則紛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自平風吏之願其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秦商晉楚去以禁平其其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魏晉齊梁去以禁平其其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對世將與世以盡其志而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以心對蓋其不煩愛其其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委嫌以誠曰德而公其紛紛然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公私兩便則爲良法

法之在天下惟公私兩便者良法也便於公而不便於私非法也便於私而不便於公亦非法也桑宏羊固嘗行均輸之法矣然於公則便之於私則未便也故七福久退賈誼所以言其非竊觀今日之法糴於民而用夫所謂楮弊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爲也利民則未見利於民何也所用之於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

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

將焉用之

香池亦一降也然不...

前以言其非...

神之甚矣然...

非也出野...

去之五天...

公沐兩...

用人不可以倉卒責成不憚而自興立制立規舉其
司馬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
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
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
校其鹽米之末責其旦夕之效也蘇文忠公曰吏之與民
猶工人搯器易器而搯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
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
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

卒而責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
施一切出於苟簡至哉斯言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
而欲爲長久之計則其效不可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
終必將有所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必以爲是無能爲者
不待其成而去之甚可惜也夫事之有所建立其始固有
不快人意而爲其所沮必至於持久而後見其效者趙充
國上屯田便宜策公議是其計者十之三而宣帝從之留
屯三年則先零罕开之屬不戰而自弊左雄立限年舉法

胡廣之徒相繼上書駁其議幸而順帝右之雄在尙書三十餘年天下不敢妄選號爲得人事之持久而後見效類皆如此必若當時見沮於議者之口其亦何能有所成哉

昔收此心昔嘗却良不
 十繪平天不不難安
 諸觀之動則難主書規
 邊

凡

也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天下之法本欲便民而反以害民者夫豈一端已哉鄉兵之法本爲民之防而其弊也搦戈帶甲羣譟聚鬪橫行於里閭市糴之法本爲民之利而其弊也配戶督限迫蹙平民有甚於租賦保伍之法所以聯比吾民隄防盜賊而其弊也差役不均執役之家至於破產天下之法本無弊也行之非其道則弊由是而生嗚呼其可坐視而不救

台之非其能明

樂也蓋對不悅

且其甚於昧知

皇圖市肆之若本

之出本為且之出而

天下之若本將動且

若本動且以善且

足

也

也

也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豪右兼并之害久矣孔光奏請諸侯皆得名田毋過三十頃而當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於是遂寢不行是則名田之法雖良而沮矣毀譽取人之弊久矣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令百官各試其功而當時石顯五鹿充宗專權皆不便之於是遂出房爲郡守則是考課之法雖良而沮矣進士明經之弊久矣楊綰奏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三十條對策五道而當時議者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

久皆不便之於是事寢不行則是貢舉之法雖良而沮矣

臣突欲士即難之被其突難難奏上貢舉新日表本問難

難皆不勤之效事難出與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亦以難事出合百難難難其故而當律百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阻難田之效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阻而當律下對難事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難古難事之書人突亦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古難事以對貴而臣是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木之朽蟲實蠹之水之濁土實渾之法之弊人實壞之賢
良取人未嘗有弊也自唐散騎以李邵登科而其法始弊
矣孝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漢廣陵以徐淑應選而其法
始弊矣詞賦取人未始有弊也自崔郾私一杜牧寘異等
而其法始弊矣銓選取人未始有弊也自苗晉卿私一張
奭爲第一而其法始弊矣昔桑宏羊爲均輸平準之法末
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未幾悉罷其所爲以從民欲而劉

晏用此乃能揅天下贏貫而民不困而張滂皇甫鑄用之
益不能給未幾李選特循晏法乃能增羨三年之後加於
晏者百八十萬夫均輸平準之法是太公九府圜法之遺
意也然以宏羊用之則耗以晏用之則贏以滂鑄用之則
不給以李選用之則增衍信乎法之在天下得其人則法
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則法以人而弊也

不立法雖實盡之亦必為土實窮之法之變人實窮之
更法不計其人則樂是

善興利者惟去其害

治天下之道毋爲天下立法毋爲百姓興利一法立一弊起一利興一害隨然則如何曰毋立法弊則革之毋興利害則除之塵去而鑑自明鑛盡而金自見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興封建之法非不善也而秦更之以郡縣唐易之以藩鎮郡縣藩鎮果能無弊乎井田之政非不美也而秦更之以阡陌唐又變之以府兵阡陌府兵果能無弊乎常平義倉足以賑民矣而或爲均輸或爲青苗均輸青

苗果勝於常平義倉乎經術詞章足以取士矣而或議三
舍或具八法三舍八法果勝於經術詞賦乎法已更而弊
自若利己與而害自如故夫法之在天下惟去其所以弊
除其所以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於弊不能去害不能
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東坡曰漢取天下於秦因秦之
法而不害於漢唐取天下於隋因隋之法而不害於唐故
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萬分一惟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

陳請施一事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飲

不

飲

不

飲



汎取者乃精取之法

汎取者專取之法輕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謂汎取者非無所決擇也始而求之致其廣終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汎取也汎取於方取之初而專取於旣取之後也吾之所謂輕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進之致其畧然後委之致其詳是吾之輕任者輕任於始任之初而重任於必可用之後也此豈吾之臆說哉蓋駿骨旣市驥足焉往九九獲用竒謀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論諫者賞則天下不

患無比于廬墓者旌則天下不患無曾子恬退者進則天下不患無嚴光清儉者擢則天下不患無伯夷明法者升則任廷尉者不患無于定國張釋之愛民者遷則居郡守者不患無龔遂黃霸夫然後賞之旌之擢之升之進之遷之吾恐天下無復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漢高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於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於販繒屠狗襍進之時孝武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桑孔衛霍也不在於得桑孔衛霍之時而在

於賈儒奴虜並用之日汎取輕任豈不足以致天下之忠
勇賢智哉求金於沙則併於沙歛之而無擇夫其始之所
以歛之者非不欲擇之也勢不可也

<p>...</p>	<p>...</p>	<p>...</p>	<p>...</p>	<p>...</p>	<p>以煥之香非不煥野不也煥不可也</p>	<p>與買嘗對奉金欲必限也煥之而無對夫其欲之則</p>	<p>欲買謝賦贏進用必且也</p>
------------	------------	------------	------------	------------	-----------------------	-----------------------------	-------------------

Handwritten mark

Handwritten circled mark

Handwritten mark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爾徒木細事也必
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棄灰微譴也必
寘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未必
當於理而卒以強秦者在是也唐太宗詔蠲逋負官物而
負秦府官物者督責如故詔免關中租調二年已而勅已
輸者以來年爲始故失信者數魏徵得以爲言德宗令兩
稅之外悉無他徭後非稅而追求者殆過於稅詔所在和

糴粟麥於道次後遣至京西行營動數百里故詔令不信
趙光竒得以爲言嗚呼誠信國之大綱也徇目前之小利
而傷國家之大綱無乃謀之不遠乎治平之政揀刺義勇
當時詔諭永不戍邊未幾或以代還東軍或以抵換弓手
東南買絹當時著令一用見錢未幾買絹又爲之折鹽

永嘉文選三冊終

吳越

溫州市圖書館

溫州府志



卷之二